

曹 聚 仁 作 品 系 列

曹聚仁

萬里行二記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曹聚仁作品系列

萬里行二記

曹聚仁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Copyright © 200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里行二记 / 曹聚仁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11
ISBN 7-108-02319-9

I. 万... II. 曹...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2222 号

责任编辑 郑 勇
封面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0,0001 - 10,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目 录

辑一 陇海道中

陇海道中	3
徐州夜话	10
开封十日	17
东京梦华录	24
勾栏院——社戏棚	31
京瓦伎艺	37
洛阳前记	44
洛阳后记	51
洛阳余记	58

辑二 都门谈往

长安客话·	67
长安二话·	73
长安三话·	78
长安四话·	84
长安五话·	90
长安六话·	96
长安七话·	101
长安八话·	106
长安九话·	112
长安十话·	117

辑三 天府广记

天府广记·	125
天府二话·	131
天府三话·	137
天府四话·	143

天府五话·	149
天府六话·	151
天府七话·	156
天府八话·	162
天府九话·	169
天府十话·	175

辑四 都门杂咏

北京竹枝词·	183
燕九竹枝词·	189
百戏竹枝词·	195
北京的正月·	202
都门纪变·	208
都门维新·	215

辑五 长征篇

长征前记·	225
初征·	230

西进·	235
万水千山·	240
大渡河·	245
在川边·	249
过草地·	255
他们到了“家”了——延安·	261
延安礼赞·	266
延安别页·	271

辑六 入蜀记

蜀道·	279
隆中对·	285
北征·	289
蜀相·	293
后记·	299

附录 作者手定《万里行二记》目录·	300
-----------------------------	-----

辑
一

陇
海
道
中

● 万里行二记

陇海道中

最近，一位读者写信给我，他要我写徐州、开封、郑州那一角上的课题。我就从陇海道中开始。陇便是“甘肃”，“海”便是江苏的“海州”，陇海路便是东从海州，西迄兰州的横断中原的大动脉。民国初年，日本军阀的大陆政策正从东北伸到关内来，北洋军阀的枭雄袁世凯，便下令着手修建这条铁路。在日军看来，这是袁世凯准备对日作战的军用铁路。不过在北洋政府时期，这条路，只修了潼关以东这一段；国民政府时期，才西通到宝鸡。新中国建国，这十多年中，不独通到了兰州，还西伸出了玉门关，通向迪化（乌鲁木齐）去。这一边，从宝鸡通往成都的宝成路，也已完成了。我说的就是这一角上的话。

我们到了徐州，即算不那么掉文的朋友，也会说：“此古战场也。”我们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战争的局面也太多了，因此，我们可凭吊的战迹也实在太多了。而徐州四战之地，动了怀古之幽思，说起来也真是万绪交集。且说抗战第二年春天，鲁南战局正在急转直下。日军一面从济南沿津浦南下，一面从青岛登陆，也沿台潍公路向西南推进，便发生了有名的台儿庄战役。当时，我军最高指挥官李宗仁将军就驻在徐州，风云

际会,各方人士都集中到徐州来。有一天,我和珂云在运河站上等待渡船。范长江、陆诒二先生也来了。那天风大,不便过河,就留在站上过夜。闲谈中,范兄忽然对我说:“曹先生,你是不同的。”颇有“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之意。我明白范兄的言外之意,当时,中外记者集中在徐州的有五十多人,但真正懂得写军事通讯的并没多少人,我是放下了讲坛上的粉笔,到战场来做采访工作的。他呢,当然不知道我对珂云说过的话,我说:“这么多记者所写的战地新闻都是不相干的,只有范长江才懂得写军事通讯。”那时,范兄仍在做《大公报》的战地特派员。本来,《大公报》的战地记者以杨纪(张篷舟)兄为最早,可是,开始做旅行记者,随着红军战迹行进,从西南到了西北,真正懂得军事政治重要性,还得推长江为第一人。他是懂得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串通了史地的人。我和篷舟交情很深,而且搭档上过战场,但从军事记者的造诣说,我还是钦佩长江些。长江呢,他也知道我对于顾祖禹、顾亭林的史地之学下过工夫的。

且说,日军的下级干部,每人带着三本《黄河之水》,这三本小册子,六十四开本,六号字排,圣经纸印刷;每本四百面,合起来总有六七十万字。其中,都是中国各地的人物、风景、形势、物产记叙描写,一部会通古今串合史地的大书。这小册子对我的启发性很大。我觉得我们非得写这样一部书才对,当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到如今,还写不出一部《黄河之水》来。(为什么日本人要定名为《黄河之水》呢?我想大概是用了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诗句,指出中国的文化是随着黄河一同向东发展起

来的。)

范长江先生的旅行通讯,第一本是《中国的西北角》,先写《成兰纪行》,那时红军刚从江西经过湖北、广西、贵州,通过了乌江,沿川边过了大雪山到了西北,定都于延安。他写了陕甘形势片断,祁连山南北的旅行,又看了贺兰山的四边。他看到了西北社会政治问题的核心。他第一次和周恩来先生晤面时,周氏就对长江说:“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长江对于西北角的了解,确乎胜人一筹,因此,我在徐州时,颇注意范兄的通讯,也拿他来比较自己的理解与表达。

自从鲁南会战以后,范长江先生和《大公报》的关系慢慢疏远开去,因此,徐州突围的通讯发表后,他已经把工作中心移到国新社去,不再在战地旅行了。到了抗战后期,他就参加苏北游击地区的新闻工作,担任新华社主持人。我们呢,就沿陇海线西行,到潼关为止,写自己的战地通讯,和范兄绝少切磋的机会了。

我且说在我心头,成熟的陇海路这一线的军事地理概念,顾祖禹论徐州形势,(包括铜山、萧县、沛县、丰县、砀山等五县,也就是鲁南会战的中心地区。)谓:“北走齐鲁,西通梁宋,自昔要害地也。彭城之地,南守则略河南山东,北守则瞰淮泗,于兵家为攻守要地。经营天下,岂可以彭城为后图哉!”话是说得明白的,但摆到实际战局上去,书生的眼前,还是很模糊的。当时,攻陷滕县、临城的日军,他们的前锋,已经到了韩庄(微山湖东南角上),这一线离徐州最近,不过六七十华里。但日军主力,并不放在这一线上,他们攻陷临城,便沿枣台支线推进,和我军

相持于台儿庄。我军主力孙连仲所部,守在台儿庄线上,另一主力汤恩伯所部却出入于下邳、兰陵一带,正向日军侧面不断加以压力。这就是有名的台儿庄战役。我当时也自愧浅陋,以台儿庄在运河线上这么重要的据点,古代笔记小说,说到台儿庄,简直和扬州并称,却有眼不识泰山,并不知道它的煊赫声名。当时,指挥大军的统帅李宗仁将军替我在信笺上画出一幅形势图来,我才恍然有所悟。等到台儿庄会战胜利,日军退保枣、峯,我们进入台儿庄一看,才知道这一古城堡沿运河有十华里的长度!确乎是攻守的要地。我们知道德国军事顾问,本来只讲战术,不讲战略的,但他们和蒋百里先生参加大陆的徐州野战演习时,他们就对百里说:“你们是计划着和敌人在台儿庄决战的。”那时,中日战争并未爆发,而德军事顾问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可见英雄所见略同。

我和珂云,经过运河站到下邳那一回,已在日军从台儿庄退却以后,依新闻记者的想法,日军已在台儿庄吃了败仗,其退保枣庄,定必据守待援,再图进击。那时,我们和汤军的金参谋长晤叙(他是我们的至亲),他却劝我们归徐州,立即离徐西行。本来,我想西迁归德,金君摇摇头,表示不同意。我问开封如何?他还是摇头。最后,西行最少得到郑州才行。那时,我方援军,正沿陇海路东进,有的到了归德,有的到了开封、兰封。武汉的中外记者也纷纷到徐州来。中央社增派的小电台,也已到了开封,而我一回到徐州,第二天便离徐州往开封。珂云心中不免快快。长江他们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离去,或许心中在暗笑我们。哪知我们离开徐州的第三天,我们住的花园饭店便被炸毁,

陇海路东段也不再通车了，我们恰好坐上最后一列车，平安到了开封。我们是从开封坐了一百三十里长途人力车到郑州的，战地服务团的朋友不听我们的话，便陷在开封，无法突围，处境非常危困。日军果然前锋到古城为止，离郑州只有三十华里，那时，我们已经从郑州西移洛阳了。

本来，日军攻陷山东、河南、黄河以北地区，和我军隔河相峙，何以并不渡河，留着陇海线让我军自由运输呢？原来日方是故意吸引我军主力到陇海线东面去，然后在鲁南一举歼灭，再渡河分段来扫荡的。金君要我们至少西移郑州，这便是从军事观点来论断的。

抗战初期的华北日军，仿佛和我军在黄河南北岸夹道并骑似的。可是，到鲁南会战第二阶段，土肥原师团就从考城渡河，直扑兰封，切断开封、归德间的交通。这一来，不独兰封以东的我军都在包围之中，开封、中牟间的后继部队也向后移转了。从徐州后撤的统帅部，也突围西进，越过平汉路，一直到南阳，才重新安顿下来。当时，日军先锋已经进到离郑州三十华里，何以停下来呢？我们那年春初经过郑州时，日军早已到黄河北岸汜水，又何以不从那儿渡河呢？这都不是我们平常看看史地书所能了解的。金君叫我们不妨在郑州暂住，倒显得十分合乎情势。这就有关花园口决河的事。这件事，依当时的报载，即我军方公布，说是日军投弹毁了堤防所造成的。日方公告，说是我方决堤，造成洪水之灾。（还有另外的说法。）事实上，原是我方派员炸堤引水，却因天旱水浅，水流每小时五华里，并未成灾。我们随救灾团到了那一地区，水深不及一尺，并无避洪灾民，救灾会

只是把食品运到各家各户去就是了。不过,那么一片汪洋,却阻碍了日军重兵器的运动。因此日军突然从皖北发动攻势,日海军从芜湖西进,那是武汉会战的第一幕。在鲁南作战的汤军团,也已转到长江南岸,在赣西北一带作战了。我们才明白:金君的预想,是把花园口决堤这一招算在战事计划之中,所以估计郑州是可以暂时驻脚的。(武汉会战前期,陇海西段又恢复运输常轨,我们是乘了洛阳、郑州到汉口的通车,从洛阳回到武汉的。)

在日本的对华作战总战略中,有预定的“坂垣停战线”。所谓“坂垣停战线”,是坂垣这位陆相,预想日军攻入中国大陆,西南到了广西南宁,西北到了甘肃兰州,便可停住了。日军在西南已经到过南宁,又自己放弃了。后来在抗战末期又攻取了南宁,却一直攻到独山、都匀也未停脚。西北那一线,从来没到过兰州。陇海线,到潼关以西,日军就不曾跨进过一步。这对于我们谈军事地理的是最好的注解。本来坂垣是可以考虑忽必烈大帝的路线的,假如日军攻取了河西走廊,控守了兰州,再从青海到川藏边界,再从川西攻取云南,从昆明到贵阳,穿过广西入湘西,从常德攻襄阳、樊城,仿佛倒走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子。在淞沪战役前攻取了武汉,试问抗战又会是怎么样一个局面?这一年,我们可以明白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江西瑞金迂回到了陕北延安,对于抗战有多少贡献。红军取了陕北,这才打断了日军窥伺河西走廊的野心,他们不仅走不了忽必烈的路子,连坂垣的兰州停战之梦都做不成。本来,一九三七年冬天,日军已攻陷了太原,沿同蒲路南下,到了黄河边上风陵渡(潼关的对岸)。但,第二年春天,彭德怀所部七千人,在太行山整编民族革命大学学

生之后,立刻向日军背后推进。六个月之中,组成了三十万民兵,其前锋已经到达北平近郊西山。那一年之中,八路军占取了河北、山西、河南、山东的“面”,把日军所攻占的“点”和“线”都淹掉了。日军留在山西、河北、河南地区的主力军总在十六七个师团之间,占在华日军三分之一以上,这便是日军不敢西入潼关的主因之一。(苏联一直有三大队飞机在外蒙古和新疆边界等待着,也是日军背后有所顾忌的一因。)

我们到了洛阳,也曾到过黄河边上的“孟津”(即武王大会八百诸侯之地),北岸孟县也在日军手中。也曾到了澠池(便是藺相如完璧归赵之地),当时,卫立煌将军驻防垣曲,已是山西省内惟一未失陷的城市了。——以上可以说是我在战时触摸到的陇海线的轮廓。

徐州夜话

人亦有言，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

——顾祖禹《江南省序》

九年以前，我从广州北飞北京，那天气候不好，从武昌起飞，中途转向东北，傍晚便停了下来，一问才知道那是徐州机场，离城约三十公里。徐州原是我的战时旧游地，却一点也不认得了，徐州机场规模之大，怕比日军所构筑的南宁机场还要大。新的徐州市区，也比先前大了五六倍。现代战术，随着新兵器的改进，有了改变；但军事地理形势还是变动得很少。徐州，在今日也还是兵家必争之地。

且说一九四八年春天，张治中将军从西北回到了南京，他向蒋介石进言，“内战绝无把握，不如趁此恢复国共和谈，留得一片青山，也是上策。”老人不作正面答复，只说，等我在徐州这仗打下来再说。我们就不懂老人对徐州这一仗怎么这样有把握，其实徐州战役一结束，蒋军和共军的实力，已经倒过来，变成一